

蓝·黑 世界神奇组织系列

DIE SS



党卫军档案

[德] 吉多·克诺普/等著
朱刘华/译

来自最后的亲历者口述 来自最新启封的卷宗



二战史中最可耻的章节

海因里希·希姆莱：你的荣誉叫做忠诚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蓝黑 世界神奇组织系列

DIESS



【德】吉多·克诺普 等◎著
朱刘华◎译



党卫军档案 二战史中最可耻的章节

海因里希·希姆莱：你的荣誉叫做忠诚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党卫军档案:二战史中最可耻的章节 / (德) 克诺普; 朱刘华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ISBN 7-80681-562-7

I. 党... II. ①克...②朱... III. 德国党卫军—史料

IV. E51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6284 号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09-2004-562 号

Die SS

Guido Knopp©Die SS. Eine Warnung der Geschichte. Published in 2002 by C.Bertelsmann Verlag,a division of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 München, Germany.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Germany.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04 b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Press.All rights reserved.

党卫军档案 二战史中最可耻的章节

著 者: [德] 吉多·克诺普等

译 者: 朱刘华

责任编辑: 杨 国

图文编辑: 冷 静

版式设计: 曹焕伟

出 版: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20 上海市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30 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7-80681-562-7/k·134

定 价: 29.8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总 序

【美】亚瑟·伯恩利尔

本丛书是描述近代以来著名的“特种机构”、神秘组织历史的图文总集。

我们预期的读者，注定是那些醉心于意志、力量，并崇尚野性和草莽精神的人。丛书所涉及的人类组织，具有钢铁般的笨重、凌锐的形式与性质，从黑手党到国际刑警组织，从中情局到联邦调查局，这些令人生畏的名字，从诞生之日起，一直在利益斗争的沙场上扮演着主角。

凯撒曾说：“我的意志从不曾指望别人的心悦诚服，我的意志依靠的是盾的坚韧、矛的凌锐、棍棒的粗砺。”几千年来，不论是庞大的国家机器还是民间的秘密力量，都是沿循着这条钢铁般的暴力链条来维持其时运永祚的。

本丛书的主色调使人联想到的是中世纪秘密宗教信徒在月夜里长袍飘逸的背影，想到的是曾活跃在伊比利亚半岛和贝鲁特大街上的长枪党，它的阴郁甚至令我们联想到爱丁堡监狱的夹道和枪械上的钢蓝。总之，这是一种沉郁的、充满力量的色彩，是人性之中冷峭、果忍的另一面的象征，是在复杂组织中转动的齿轮间发出的寒光。

从侠客罗宾汉和阿拉贡的佐罗时代开始，有关秩序与反秩序的故事就构成了人类传奇的一部分。对于上述故事，我们不能评判它是否正义。因为人类历史蓝与黑之争，亦是与压迫和反压迫的大背景密切相关的。我们注意到，在著名的苏格兰场的名侦探们成为流行故事的光荣主角之前，官府、衙役和法官一直被作家们描写成专横和逐利之

徒，是可憎的奴役的化身，而秘密社会的犯罪之举反而被视做“制暴”义举，受到民粹主义者的喝彩——只要想一想20世纪著名的伦敦火车大劫案，想一想民众对那群无法无天的歹徒施以怎样的深厚同情，你就可以想象得到人类精神历史曾经历过怎样的罗曼蒂克时代。对这类传奇，我们不能简单地断定它是一种颠倒。

这是一个千年命题——

人类的处境因罪恶而变得悲苦，然而人类又通过制造罪恶而获得解放。

只要这世界继续制造着怨恨和短衫党人，这种悖论就会周而复始，永不停息。

当现代恐怖主义继续通过暴力来实现其乌托邦之梦时，全世界仿佛一夜之间结束了浪漫主义情思，对“蓝与黑”主题的评判似乎也朝着另一个角度急速发展。我们开始从情感上厌恶一切简单的、对立的、激烈的、短视的异端价值观。然而当北欧的社会主义者、英伦的新教徒和绿党异口同声地谴责绝望的暴力行动时，我们有必要重温“国家之恶”与“民粹之恶”的历史，《蓝与黑》系列正是这样一部展示人类之“恶”与生命之轻真相的画廊。

《奥义书》如是说：“欲行伟大之事者，必经伟大之迷途。”

展现在你面前的是一套讲述人的迷失与寻踪的书，书中介绍的世界知名的特殊组织，仅仅是千年命题中的一个分支。它似乎离我们很远，但一旦我们陷入一种破解过程的撕掇痛感时，我们无法拒绝这样一种强烈的印象：即我们每个人都在进行着一场从无序到有序的自我争斗。崇高与卑微、勇敢和怯懦竟然在同一个时刻折磨着我们！当我们阅读本丛书时，血液里涌流着梅里美“科西嘉式复仇”的原始冲动；我们仔细审视中情局的徽标，对自由和公正的怀疑油然而生……我们每个人都会涌出面对皇家骑警的不安的感受，我们的灵魂面临拷问：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不经法官批准的逮捕和离奇失踪时，当这个世界的公民尚未实现免于恐惧的自由时，我们能够轻松地说：人类在解除痛苦实现自由的旅程中已经看到了希望的晨曦吗？

在这套精彩的丛书里，作者对当代历史中著名的公案进行了有趣的探讨，肯尼迪家族的死亡之链、卢森堡夫妇审判的“毒树之果”真相、纽约的火并、连环谋杀……阅读本丛书，读者会透过生活的平庸表相而感知到心灵的不稳定性。本书涉及到我们时代最典型的痛苦的故事，但本书生气勃勃的生态会使哪怕最脆弱的读者都感到勇气在周围萦绕。

历史的一次警告

• • • • •

它是恐怖的化身。它执行集体大屠杀。在希特勒帝国的所有组织里，它最能体现统治者的极端妄想。SS——用古日耳曼的鲁内文^①书写的这两个字母代表着纳粹独裁最有效最危险的权力工具。“党卫军”在短短几年内就由无足轻重的卫队发展成了希特勒帝国里的一个国中之国，一个奴隶国家。

“你的荣誉叫做忠诚。”——党卫军成员响应海因里希·希姆莱宣扬的这个口号，在前线充当“消防队”，填漏补缺，残酷地剥削俘虏和劳工，在摩托化的行刑队和纳粹政府的死亡营里无情地屠杀，执行大屠杀——在纳粹国家的所有组织中，只有党卫军能够做到，尤其是只有他们愿意执行希特勒的这一任务。

本书不是想再补充有关党卫军历史的有用和细致的研究论文，而是要趁最后一批案犯和最后一批受害人都还活着的时候，和一部得到全世界支持的电视系列剧同步从出版上予以总结：为了一个庞大的读者群，书中引用了许多华盛顿和莫斯科档案馆里至今未公开的原始资料，以及党卫军历史的见证人的证词：至今一直未开口的受害者、凶犯、反对者。再过5年就不可能再得到这种以目击证人为依据的资料了，因此这是关键时刻。

党卫军一开始规模很小。1923年5月，“希特勒突击队”在慕尼黑的托尔

^① 鲁内文，日耳曼族最古老的文字。——译者注

布洛酒馆的保龄球球道上诞生——这个黑色骑士团的胚胎包括22名成员。他们的任务是在会议厅群殴中保卫想要成为“领袖”的“鼓手”的生命。他们头戴黑帽，帽子上饰有骷髅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一卫队后备工兵团的团徽——他们在前线喷射火焰。“蔑视死亡的战斗的快乐。”——冲锋队员们想以这种战壕观念推翻他们深恶痛绝的共和国。

希特勒不成熟的暴动一开始就失败了，这位被释放出狱的领导人于1925年组织了一支新的“突击队”：“防护梯队”——党卫军，和第一支队伍一样，它从一开始就是宣誓效忠的亲卫队，是党的“精英”，无条件地服务于他们的“领袖”。党卫军选手的年龄必须在23岁到25岁之间，必须有两人担保，“身体健康，体格强壮”，身高1.70米以上，当然必须是“雅利安血统出身”。

但在希特勒上台前的那几年里，小小的党卫军被淹没在冲锋队的数百万人马里，街战中到处可见冲锋队的“褐衫营”。虽然党卫军头目希姆莱规定了行军方向：“冲锋队是路线，党卫军是卫队。”——冲锋队在恩斯特·罗姆的领导下参与拓平了通向总理府的道路，想要求越来越多的国家权力。

1934年6月30日是关键时刻。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屠杀行动中，希特勒派遣的党卫军小分队杀害了冲锋队的领导们。在这个“德国的圣巴托罗缪之夜”^①，党卫军开始上升为“第三帝国”最有影响的恐怖组织。那些被挫败的褐衫革命者们不仅妨碍了希特勒，纳粹上台后冲锋队员们的过度恐怖也让期待着一个强大国家的资产阶级人心惶惶。冲锋队领导人罗姆对希特勒同旧势力联合深感失望，他在国民革命结束后要求进行“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并为“战斗时代的牺牲”，替他的褐衫队索讨尚未得到的报酬。

所有这些都对新总理同德国国防军的联合构成了威胁——他正利用德国国防军来实现他的帝国目标。于是，希姆莱的助手海德里希和盖世太保头目迪尔斯开始收集针对所谓的“叛乱分子”罗姆的材料。但从未有过一场“罗姆叛乱”的危险。“罗姆叛乱”是一场反对罗姆的叛乱，一种流言的混合物，是要以假证人和伪造的物证为借口，推翻不满的罗姆。

用德国国防军的武器装备的党卫军队伍和警察部队不仅杀害了冲锋队的领导们，也在一场“大清洗”中杀害了政府中保守的反对者，如希特勒的老战友

① 圣巴托罗缪之夜，指1572年8月24日前夜的圣巴托罗缪惨案，巴黎天主教徒大肆屠杀胡格诺教徒。——译者注

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尔和前总理库尔特·封·施莱歇尔。

但这场党内权力斗争的真正赢家是至今几乎默默无闻的“帝国领袖”领导下的党卫军。党卫军的成长同海因里希·希姆莱的道路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

他的秘密座右铭来自古老的普鲁士格言：深藏不露。谁也没料到，偏偏这个不起眼的人会成为希特勒最有影响的宠臣。

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罪行越是难以置信，让人执行它们的人就越是残酷。同时代人形容他是个“根本不重要的人”、“没有性格的人”，而且是个“特别节俭的校长”。换个时代他可能会成为官僚发挥他的才能：像一位财政官员签署数百封税单一样，希姆莱就是这样完成他的任务的。

将种族屠杀作为组织问题。

希特勒的大屠杀进行得如此彻底、有计划和机械化，这主要是希姆莱的杰作。他亲自视察过这些屠杀工厂，他让人每天汇报死亡人数。

这位党卫军头目不是知识分子，他笨手笨脚，生性胆怯，优柔寡断。他不是靠他人格的说服力获得威严的，而是靠追求权力的坚强意志、组织才能和他有意维护的强硬政策鼓吹者的严厉形象使他成了不可缺少的执行人。最后，作为“党卫军国家领袖”，希姆莱成了德国警察首脑、帝国内务部长及后备军总指挥，是帝国内权势仅次于希特勒的人。

他心目中理想的人是普普通通和准备牺牲的残酷无情的人，他的目标是训练他们。在命令、暴力和集体屠杀的同时，他也向他的手下宣扬正直和道德：冷酷就是道德，无情的谋杀就是强大。到最后希姆莱不再关心牺牲者的痛苦，而是关心案犯的心灵痛楚。当然，平凡和冷酷的理性仅是他的矛盾性格的一方面。同时他还钻进了一种由种族理论、自然疗法理论和民间秘术所组成的荒谬的牛角尖。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恰恰是这位顺从的执行者，这位“忠诚的海因里希”，执行了一种双轨的绝望政策。他一方面耽于幻想组织人民冲锋队和狼人，另一方面又进行秘密谈判要求向西方投降——他没有认识到，他的名字早就成为集体屠杀的代名词了。于是，正如11年前他出卖了两位提携他的恩人恩斯特·罗姆和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尔一样，他同样出卖了他的“元首”。“你的荣誉就是忠诚。”希姆莱自己证明了，他宣扬的党卫军口号最终有什么价值。

早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政权的追随者们就开玩笑说：“希姆莱的大脑叫做海德里希。”事实也是如此，被海军开除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却在党卫军的等级制度里青云直上，这就是明证。他为希姆莱扩建了党卫军的保安处，他让盖世太保成了希特勒德国的密码，成了随时可能发生的暴力死亡的密码，他创建了党卫军帝国中央保安局，一个庞大的机构，它在恐怖的体制上方撒开了一张无形的网。

同时这里也要驳斥一个传说——讲盖世太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秘密警察的传说。在希特勒帝国，人们说它是一个章鱼似的庞大机构，它赤裸裸的存在是要让每个人都明白：反抗是无效的。在战后的数十年里它甚至成了国内暴力统治的一个同义词。实际上盖世太保的规模要比传说中小得多。海德里希最后之所以能发展他的间谍王国，是因为有一大批告密者——纳粹帝国的情报员们，如果没有大批的诽谤者，盖世太保将是瞎子和聋子。指控不喜欢的邻居、竞争对手或自己所痛恨的人，使他们成为专制机构无可奈何的牺牲品，使他们失去工作和未来——最后落到刽子手的断头台下，在德国的历史上从未像这样容易过。卑鄙的潮流汹涌过全国。这一洪流的影响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存在于成千上万的档案里。

海德里希的平步青云靠的是希姆莱——他用无条件的忠诚和肆无忌惮的严厉来报答。希姆莱种族主义的清洗妄想和海德里希的冷酷执行构成一种后果严重的组合。

海德里希是典型的权力管理者，他领会希特勒含糊地表达的意图，不等那位独裁者下命令，就从中阅读出未来的发展和目的。如果有谁“会迎合元首”，那就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保安处首脑海德里希在希姆莱的保护下积极组织“最后解决”，首先也因为他在追求元首的宠爱，以便自己有一天能成为“帝国领袖”。

早在战前，瑞士人卡尔·布克哈特就觉得他是一个“年轻邪恶的死神”。前盖世太保受害人拉尔夫·乔丹诺写道：“海德里希正是国家社会主义想要的一种新型人类。他是无条件服从的一代人的先驱。没有什么不人道的事是做不到的。一切都可以做到，包括屠杀数百万人。”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组织屠杀，但未能见到执行的结局。他于1942年6月被刺身亡。

假如海德里希活着又会发生什么呢？从海德里希也许能想像到希特勒帝国

会成为什么：一个党卫军国家。在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河的大日耳曼帝国里，高速公路纵横交错，死亡的庙宇林立，9000万斯拉夫人将生活在纳粹的暴政下。140万人被用作劳工，300万左右被害，其他的被赶过了乌拉尔河——驱逐去了荒凉的西伯利亚。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这位党卫军未来的领袖，他会毫不犹豫地执行这一恐怖做法。

纽伦堡审判的被告席上没有海德里希。他无疑会被判处死刑。

在纽伦堡，有一个组织被统归为刑事犯罪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它拥有近90万名成员，是实力最强的党卫军队伍：武装党卫军。

有关党卫军的军事权力至今都存在着分歧。它是精英部队还是犯罪组织？它的人员是“像其他人一样的军人”吗？甚至是军人的勇敢和好斗的化身吗？抑或只是纳粹的斗殴者和屠夫——被有意训练得残忍异常，积极和主动地消灭任何人？

两种论点都有证据。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尤其是在东线的焦点上，作为“消防队”，武装党卫军的装甲师在战斗中常损失惨重。德国国防军的损失当然要小些。另一方面，在战争罪上，武装党卫军不光彩地爱出风头：那些残暴行为肯定不是只有他们才犯的，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的区别远不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大。但党卫军部队的过分行为比德国国防军更骇人听闻。奥拉多这个地名是其他一些战争罪的象征。

战后，武装党卫军的老兵们试图证明那无法证明的事情：武装党卫军的士兵们只不过是战士，他们同党卫军在集体屠杀和灭绝营里犯下的罪行毫无关系。有些人——尤其是被迫征召的党卫军士兵可能会有这种感觉。但事实不是这么回事。武装党卫军和普通党卫军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军官是一起接受培训的——他们服务的场所也一样：在集中营里，在管理部门或前线。他们同样也不是“像其他人一样的军人”。

在党卫军的骷髅头部队里，一般没有人问起在最可怕的地点的各人的罪过。他们是执行大屠杀的作案部队的核心。将他们和“党卫军”的其他成员统一定性为刑事犯罪分子，定为天生的虐待狂，这恐怕是能让后世感到宽慰的。因为这将意味着，我们可以将他们视为人类社会的畸形发展。

但党卫军里也有来自社会中层“很普通的人”。党卫军绝对不是一个坚定的一体化的整体。它是一个复杂和动态的构成物，在其存在的20年里它在

不断变化。它的所属成员们差异极大。有些是“虔诚的小伙子”，他们对“骷髅头下的黑色骑士团”怀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使命感；另一些人从希姆莱的宝库中挑选适合他们的位置，尽可能想办法对他们不喜欢的其他许多事情漠不关心；还有一些人认为党卫军是飞黄腾达的机会，甚至公开承认这一黑色骑士团的思想，而内心里对它根本无所谓；先前还有一些失业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党卫军是带给他们的生活意义和支撑的惟一机会；也有社会渣滓——犯罪分子、社会蛀虫、杀人犯，他们不光存在于骷髅头部队里。如果开始时构成党卫军骨架的主要是在会议厅打斗中经过考验的世界大战的老兵的话，希特勒上台之后，“出身更好的”成员挤进了这个黑色骑士团。希姆莱全盘接受了“上层人骑士俱乐部”或“基夫豪泽尔协会”这些组织，党卫军高层人员中极不对称地出现了很多贵族。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主要是为情报部门和经济帝国服务。陆军军官被请来党卫军，负责训练占领军的新兵——后来的武装党卫军的核心。另外，党卫军负责人希姆莱还授给成千上万名经济大亨、外交官、帝国官员党卫军的“荣誉头衔”——一位德国王子和一名担任集中营看守屠杀犹太人的法尔茨农民同样都是党卫军成员。

结论：党卫军完全是德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绝大多数是“很普通的人”，他们是在特殊条件下成了罪犯，因为有一个犯罪的国家在鼓励他们这么做。假如这个国家声明，杀人本身虽然残酷和不人道，但最后是为了一个更高尚的“善良”目的，那么人类道德的纽带显然就不能强大得阻止数百万人做出犯罪的行为。那些犯罪者很大程度上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犯罪。

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凶手。假如一个犯罪的国家打破了正义和非正义之间的界限，每个人都会受到威胁。人类的天性本身是脆弱的。我们大家的体内都有一位希姆莱和一位孟格勒，有一位艾希曼和一位海德里希。换个时代，换种环境，所有这些人都会走完“很普通的”人生，成为不引人注目的市民。也许希姆莱会成为一位高级教师？海德里希会成为一位海军军官？孟格勒会成为一位儿童医生？

人性是不稳定和脆弱的，只信赖它是草率的。只有在一个人道的社会基础上建立一个有着明确标准和法律的自由国家，才能在历史上有效地阻止正义变成非正义。根本不应该出现有党卫军这种组织的犯罪国家。因此，党卫军的历史首先是历史的一次警告。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总序 1

前言 历史的一次警告 1

1 权力斗争 1

克诺普 / 阿夫勒巴赫

2 希姆莱的妄想 54

克诺普 / 戴克

3 海德里希的统治 106

克诺普 / 米纳尔

目 录

c
o
n
e
n
t
s

4 骷髏头 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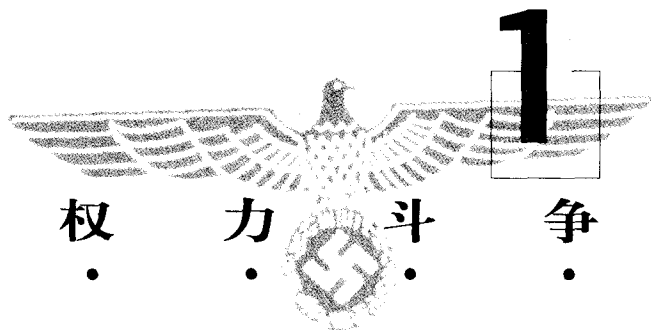
克诺普 / 布劳布尔格

5 武装党卫军 212

克诺普 / 奈策尔

6 “敖德萨”神话 264

克诺普 / 施洛斯汉



20个信赖的人

1934年6月30日，“第三帝国”的恐怖更换了颜色。黑衫取代褐衫，夹杂着血红。凶手不高喊口号，不挥舞棍棒，他们驾驶着黑色大轿车。

在柏林，柏林盖世太保总部的三名成员陪伴着前纳粹高官保尔·舒尔茨走向一辆敞开的四座汽车。他们关上车门。舒尔茨后来回忆道：“它散发出凝结的血液的难闻气味，我虽然尚不明瞭此行的意义，此时也不再怀疑了。”汽车由施特格利茨驶进格鲁奈森林，冲向万塞方向。路上郊游的人很多。直到过了离波茨坦有半小时路程的塞丁村之后，这些人才在一处森林中找到机会完成他们的“射击”，这是他们的叫法。

他们命令受害人下车，走几步。舒尔茨只剩几秒钟可活了。他打落一名党卫军成员手中的武器。他还没赶到低矮的灌木丛，第二人的子弹就击中了他。“当我苏醒过来后，我趴在地上，头朝下。我感觉背部疼痛剧烈，身上血淋淋的。我马上开始喘息，模仿濒死者的痉挛。然后我坚持一动不动——像死人一样纹丝不动。”案犯们认为没必要再补一枪。当他们取来一块帐篷布，要将这位误以为已死的人包起来时，受了重伤的舒尔茨跳起身，逃上了一条林中小路。他侥幸逃脱了。

我当时想，我需要一支卫队，不管它规模多小，它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我，甚至会朝着他们自己的兄弟动手。宁可只要来自一座城市的20个人——条件是，可以完全信赖他们——也不要一大群不可靠的人。

（希特勒谈党卫军的创建）

1934年6月30日，这些身穿黑色制服的人第一回没能完成下达给他们的任务。其他时候他们杀起人来都不负期望：仔细、顺从、无情、聪明、不引人注目。在这个沉闷的星期六，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党卫军在进行“第三帝国”的首次大屠杀。全国一片平静。人们很少关心几星期来爆发的纳粹党及其最重要组织冲锋队之间的纠纷。人们谈论的是一场另一种形式的戏剧性场面。一个星期前，FC沙尔克04队在和FC纽伦堡一队的足球决赛中戏剧性地获得了德国冠军的头衔。恩斯特·库佐拉在终场哨声吹响前踢中了那决定性的一球，以2:1战胜对手。

人们很少感觉到纳粹党领导层内部爆发的残酷的权力斗争。在这场权力斗争中，那些在宣传策划中权力很大、表面虔诚、宣誓忠诚的冲锋队领导人和服从、支持阿道夫·希特勒的组织浴血斗争。而新的统治者们也利用这场权力斗争算老账。

冲锋队的危险

“您负责克劳斯纳案。将克劳斯纳立即打死在部里的值班室里。然后请您使用他的值班电话告诉我。”

盖世太保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对杀害政治家恩斯特·克劳斯纳的凶手、党卫军成员库尔特·吉尔迪希说。

策划了刑事法庭，伪造了证据，判决早就确定了。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和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借口挫败冲锋队的一场威胁性的政变，让人准备了一个蓄谋已久的死亡名单。在这一天，几个月来同戈林和鲍尔曼这样的追随者结成的联盟的坚强性经受了考验。它将成为纳粹独裁的基础。这些黑衫营是他们的惟命是从的执行者。在慕尼黑-斯达德尔海姆监狱中，冲锋队的领导人纷纷死在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亲卫队”的弹雨中。在柏林-里希特菲尔德的“亲卫队”的军营中，“元首”卫队的

罗姆的冲锋队有可能成为国中之国，因而对希特勒及其同伙构成危险，这种危险是存在的。（当时生活在柏林的埃伯哈德·里希特）

枪杀小分队处决了党内精英的私敌。汉斯·费希巴赫曾经是“亲卫队”的成员，他回忆道：“亲卫队都是年轻人，他们接到命令：‘他们搞政变反对元首。要将他们处决，完毕。’然后，列队。第一排跪下，第二排站立。然后执行命令。党卫军成员本身想都不想。这是国家的非常时期。”

不可避免的冲突

其他任务党卫军派职业杀手去执行。快到下午1点时，突击队大队长库尔特·吉尔迪希的车停在威廉街的国家交通部门外。吉尔迪希打听部长埃利希·克劳斯纳博士的办公室。克劳斯纳负责航运，但当权者觉得他另外从事的活动更重要。他是“基督教行动”的领导人，一个星期前他将6万多人聚集在柏林的霍普园里举行集会。在那里，他脱口而出的结束语打动了与会者：正是在这个时代，出于对上帝的爱不可以解雇任何人。另外，这位部长的过去也让戈林和海德里希不喜欢。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克劳斯纳任职于普鲁士内务部的警务科。没有人比他更熟悉纳粹分子们的刑事记录了。当克劳斯纳遇到凶手时，他正准备离开办公室。吉尔迪希告诉他他被捕了。当这位官员伸手拿他的上衣时，凶手将两颗子弹射进了他的头颅。一位党卫军哨兵在受害人的办公室门外放哨。吉尔迪希头都没回就离开了交通部。其他任务在等着他呢。

1934年6月30日晚，黑色大轿车在慕尼黑城穿梭。有一辆紧靠着凯旋门附近停下了，停在沙克街3号的大门外。和保尔·舒尔茨相反，威利·施密特博士完全蒙在鼓里。家里人虽然对那四名身穿黑制服的人的粗声粗气感到意外，但这位父亲安慰妻子和孩子说：一切都会澄清的，他很快就会回来。党卫军会拿他一个音乐评论家怎么办？上车前施密特伸手拿他的帽子。这是每天发生的、见过无数次的动作，也是女儿蕾纳特对她父亲的最后的记忆。“大轿车驶往达豪。”今天她知道了，“他们在那里马上将他枪杀了。”

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恐怖浪潮中，全国有近100人死去——其中有像库尔

说到底，那是党卫军和冲锋队之间的冲突，冲突中，许多和政变毫无关系的人也被党卫军干掉了。

（阿尔伯特·施佩尔1945年5月接受美国人审讯时供词）

随着施莱歇尔将军被枪杀的6月30日的“罗姆政变”，我头一回开始思考起来。

（德国国防军军官霍斯特·赞克）



希特勒“上台”之前两年，不伦什瑞克的冲锋队的“骷髅头旅”在行军。（1931年）